防空洞裡有乾坤

冰　谷

東西走廊

馬來西亞勿洞市長的招待宴會設在我們住宿的美華酒店。餐後，雨聲仍不停地淅淅瀝瀝，多數團員都回房歇息了；我行動不便，更不想冒雨踱步街頭，便回房提早歇息，透過落地的玻璃長窗，眺望窗外眨眼的綵燈，幻影下的勿洞不知有多少的醉人的景色！

翌日早餐後，按行程是去參觀友誼村；但很多團員都留過足跡了，不願舊地重遊，商量結果我們只好兵分兩路，不去友誼村就在市區遊覽和購物。探訪共黨村莊是我魂牽夢繞的心事，亦是我五十年後重來勿洞的目的。

去友誼村不入「老鼠洞」等於入寶山空手回，但兩公里的石階怕你攀不上。去過友誼村的團長見我中風尚未全然康復，行動不便，好意勸阻。我心中則想：「不能登山洞，在村外望望也好」，所以我堅持隨團出發，怕錯過這次，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機會再來勿洞了。車正要啓動引擎，雨又開始嘮叨了，彷彿在跟我們作對，使我們不能意興揣飛地遨遊。幸虧車停目的地時，雨知趣地收網。根據導遊小鄭說，馬共的村莊總共有九個，分據勿洞各地山區，其中以友誼村與和平村因地近城鎮，成爲遊客的首選。友誼村也有兩個，我們捨遠就近去第一友誼村。

下車越過牌坊，右邊有一間小商店，左邊出現一條洋灰砌成的石階，又曲折又陡斜，由谷底延伸上去，望不到盡頭。這是一片原始荒原，蒼蒼茫茫，古樹遮天蔽日，藤蔓糾纏結疊，我想即使藍天白雲，陽光也未必暖及地面。

山頂盡處就是防空洞，守在入口亭子的婦女說。防空洞既然號稱「老鼠洞」，必在隱秘處，而山林迭宕，天塹懸崖，即使我能把頸項伸長百倍，也望不到那兩公里外的洞天。導遊小鄭領着氣勢軒昂的旅客闊步登山了，漸行漸遠，不到一刻鐘身影全消逝了。愕然之間，一股勇氣湧上心頭，我右手扶欄，啓開征服山洞的第一步。我左腳不便，右邊正常，就這樣兩腳一前一後沿着石階往上爬。

雖步履蹣跚，但經過半小時跋涉，我終於站在「老鼠洞」前了。團友皆以驚訝的眼神望着我，祝賀我成功登山。防空洞前有蓋頂的烹煮廚房，鋅板棚頂是新蓋的，而煮炒烹調的大鍋蒸炊等用具皆爲當年保存下來的。導遊小鄭爲衆人解釋。深居山林的共產黨最忌煮炒的炊煙，炊煙裊裊升空，容易被飛機發現，他們將炊煙通過地下排送管，引到附近的湖底，把炊煙消滅。他們把這種炊灶稱爲「孔明灶」，當然這個滅煙的構思具備了智慧與創意，譽爲「孔明灶」實不爲過。他們長期在深林間不被發現，與「孔明灶」的研發有莫大的關係。看完「孔明灶」，導遊小鄭帶衆人進入防空洞。小鄭說和平前他也是共黨成員，這隧道形的防空洞也有他的血汗。沒有動用機械，這一公里多長的地道兩頭對掘，一鑿一鑿，以人力日夜趕工，僅花一個月時間便挖通，的確是樁令人驚嘆的記錄。挖掘的時候，兩人分成一組，由於洞內氧氣不足，每十分鐘就得輪換。他們沒有平衡儀器，用最原始的掉繩方式度測水平，而對掘接通點沒有出差，而完成了這項大工程，使他們在炸彈的猛烈轟炸下，得以保命，安然過活！

防空地道寬約三呎，高六呎許，足以讓一個人昂步走進去。地道看似簡單，實則內有乾坤，每隔一段距離，把地道加寬，闢成儲藏室、診療所、廣播台、會議廳，還有令我們深感意外的新娘房。防空地道儼然成爲他們日常主要的活動疆場！

老書的魔力

馬海甸

燈下集

就我所見，俄羅斯圖書中書話一類讀物比英美要少得多，即使找到幾本可讀性也不高。這並不奇怪，因爲俄羅斯隨筆作品本身就不如英美來得發達，書話更比英美遜色，他們不屑寫這些不成體系題材瑣碎的小文章。縱覽一部俄國文學史，像唐弢那樣寫以書話而名重一時的作家，似乎還找不到一個。邇來英美作家的書話影響了不少國人的隨筆寫作，但這些書都沒有俄譯本。

當然，說俄國人不寫書話，這也不對。數年前我買到一部《老書的魔力》（「Магия старая книги」，莫斯科紐扣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就是典型的書話集，文章中有事實，有掌故，有觀點，可惜略欠文采和抒情氣息。《老書的魔力》的作者阿納托利・馬爾科夫，是畫家兼收藏家，他的藏書不僅是老書（也有古書，但鑒於俄羅斯書籍的歷史不算太長，比起中國古書來說，它們只配稱做老書），而且都是名人的簽名本或簽贈本，這就比一般的老書更珍貴。集子收文百餘篇，內中談及最老的書是「葉卡捷琳娜時代出的書」，時爲十八世紀（一七七三年），與「清版書」時間相近，比宋槧元刻晚得多。政治家的簽贈本有俄國貴族革命家、十二月黨人亞歷山大・別斯圖熱夫（筆名馬爾林斯基）簽贈給畫家Φ.Π.托爾斯泰的雜誌《北極星》。別斯圖熱夫是《北極星》的創辦人，領上尉軍銜，曾寫過詩歌和小說，八十年代中，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曾出過他的小說集；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別氏被判二十年苦刑，後作爲士兵遠徙高加索，最終戰死沙場，時年僅四十歲。時至今日，《北極星》存世者已稀如星鳳，何況是盛年早逝的創辦人的簽名本？

國人的簽名本，一般就寫某某兄或某某先生存念，謙抑或典雅一點則用上斧正或郢政的字眼，我個人收藏的簽名本，大多如此，少有其他寫法。《老書的魔力》所收簽名本的花樣要多一些，有詩人甚至在扉頁錄一首短詩，在安年斯基送古米廖夫的書中，有如下一首四行詩：「我們中有漫長生命的影子，／但我不曾責備這個陰影，／我冰涼有甜瓜味的暮色／滿懷着樂趣在凝視晚景。」這首詩押的是工整的交韻，我的迻譯未能悉步原韻。安年斯基是俄國第二代象徵派詩人，時任彼得堡皇村尼古拉耶夫中學校長，古米廖夫是他的學生，早年也屬於象徵派，後另立門戶，組成阿克梅派。老師送學生的書是《影像集》，這是一部文學評論集，蘇聯時代作爲《文學紀念碑》叢書之一由科學院出版社出過一版，今年又出了新版，可見集子仍有其價值。

《老書的魔力》收了一篇《巴爾蒙特與庫普林》。巴爾蒙特是現代派詩人，庫普林則是現實主義作家，他的長篇小說《雅瑪街》曾在我國風行一時，起碼出過三、四種不同譯本。兩位作家在十月革命後都流亡法國，巴爾蒙特最後客死異鄉，而庫普林在三十年代中遄返故國，越一年而亡。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就是代表作都完成於去國之前，晚年作品或江郎才盡，或脫離社會，無甚可觀。巴爾蒙特持贈庫普林的書是詩集《海市蜃樓》，題曰：「懷着衷心的熱忱，送給我親愛的亞・伊・庫普林康・巴爾蒙特。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於布列塔尼。」遺憾的是，馬爾科夫沒談到書購於何地，我揣想，詩集可能是隨庫普林回到俄羅斯，也因作家病逝而散佚。

馬爾科夫收有多冊大詩人勃洛克的簽贈本，一般藏書家擁有一冊已足自高身價，何況多冊？其中詩集《雪上的大地》是詩人持贈著名演員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婭的。科氏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是俄國最負盛名的演員，彼得堡有劇院冠以其名，勃洛克早期詩作並不爲人知，直到劇本《滑稽演員》在該劇院上演後始獲大名。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婭一九一〇年到塔什干巡迴演出時因感染天花而遽爾離世，時年四十六歲，勃洛克曾撰文悼之：「她不曾死，她活在我們大家眼前。我祈求她發光的影子——她長着翅膀的影子——允許我將我哀悼和恭敬的花朵織入她的玫瑰和月桂之中。」

《晦庵書話》出版以來，「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老書的魔力》同樣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秋天的涅瓦河

肖　飛

域外漫筆

一位雕塑家朋友不久前送我一幅俄羅斯中年油畫家瓦萊爾・卡爾萊夫的作品，描寫的是聖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一處秋日小景，綠葉已被秋天溫暖的陽光漸漸浸黃，陽光穿過葉的縫隙，照射在靜謐的紅頂小屋之間，瀰漫出一股恬靜之美。畫家畢業於著名的俄羅斯列賓學院油畫系梅仁里科夫大師工作室，是俄羅斯最有前景的中青年畫家之一，其作品多次在聖彼得堡藝術沙龍獲獎。他創作得最多的是關於聖彼得堡涅瓦河的題材，有《涅瓦河風景》、《靜靜的港灣》、《白夜》等，都被俄羅斯國家博物館和莫斯科特里恰科夫畫廊收藏。

我是在六年前的一個深秋去的聖彼得堡，座落於涅瓦河畔的古老城市讓我看到了一個眞正的歐洲。我曾經遊覽過歐洲一些著名的河流，在多瑙河沿線不同國度的城市間對比、感悟過不同的文化和建築，而聖彼得堡更讓我流連，這裡具有着和俄羅斯其他城市不一樣的風格。一七〇三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創建了這座城市，伊麗莎白女皇從意大利請來了一流的建築師和工匠，創建了埃爾米塔日博物館、斯莫爾尼教堂和在皇村的宏偉宮殿。葉卡捷琳娜大帝、亞歷山大一世曾發誓，要把聖彼得堡變成歐洲最美麗的首都。他們請法國人設計了藝術學院，請英國人設計了巴弗洛夫斯克宮，請意大利人設計了俄羅斯博物館和劇院，俄羅斯名匠則爲亞歷山大設計了喀山教堂和海軍部。這些建築群具有俄國早期巴羅克式建築的特徵，是世界建築的博物館。當年，世界各地的建築設計大師將聖彼得堡作爲施展自己才智的最好舞台，他們站在涅瓦河畔，看河水東去，思緒萬千，創作的靈感瞬間爆發。他們托着畫板瀟灑地勾勒着建築的輪廓，像是音樂家在揮舞着五線譜。音樂家們也爭相來到這裡，涅瓦河的流水聲正是音樂家們創作的靈感，李斯特、柏遼茲、舒曼、瓦格納在這裡演出，讓涅瓦河分享他們的音樂。貝多芬在這兒獲取了撰寫弦樂四重奏的委託，在他的心中，涅瓦河已經爲他醞釀出不朽的傳世韻律。建築和音樂沒有邊界，「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這是涅瓦河對黑格爾觀點所給出的最好詮釋。

我至今不能忘記在遊輪上看到的涅瓦河風景，人們沐浴着略顯涼意的秋風裡，兩岸的樹葉盡是黃色和絳紅色，河兩岸的人行道上一片金黃。行人眷戀着這裡的景色，慵懶地坐在河邊的椅子上，看人來人往，看舟楫穿行，任由黃葉緩緩地飄落在自己的衣衫上。河流紓緩地流淌，一幢幢十七、十八世紀的古老建築從我的身邊一幕幕地滑過，米黃、乳白、海藍、粉綠、朱紅，多彩而柔和，像是在觀賞一場流動的電影。也許涅瓦河很短，全長僅七十四公里，從拉多加湖向西，注入波羅的海的芬蘭灣，沒有如長長的藍色多瑙河讓人們記住那永遠揮之不去的偉大旋律，但涅瓦河卻將她最爲優雅的身段獻給了聖彼得堡，這裡的美絕不亞於世界上的任何一條大河。涅瓦河兩岸承載了太多的偉大建築，因爲涅瓦河，這些建築變得越加地生動、雄偉、穩重。從涅瓦河上看冬宮，白綠相間的建築，柔和而平靜。細長的黃色尖頂建築是著名的彼得保羅教堂，像支長箭直指蒼穹。我收藏有一位不知名俄羅斯畫家的畫作，正是描繪這裡的風景，畫家沒有壯寫教堂的建築，而在畫布上出現大片的藍天，細長的尖頂在藍天間越加醒目。涅瓦河岸邊獅身人面像下巴上的鬍子已被歲月的風雨腐蝕，顯示出歷史的滄桑。停泊在涅瓦河畔著名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依然是那麼地威武，「十月革命」的第一聲炮響，至今還可以在耳邊清晰可辨。

聖彼得堡是一個油畫般的城市，這裡生活着太多的油畫巨匠，深藍色的涅瓦河靜靜地流淌，正如同畫家永不枯竭的創作靈感，可以恣意地揮霍。涅瓦河是俄羅斯畫家們永遠取之不盡的源泉，岸邊的每一處建築、河上駛過的每一艘船隻、子夜的白光所折射出的帶有魔幻色彩的河面景象，以及涅瓦河畔的釣魚人，都是畫家筆下富有想像空間的題材。涅瓦河，一條流淌着藝術生命的河，滋養了一代代的藝術家，他們將涅瓦河定格在畫布上，濃郁的、恬靜的或夢境的，讓人們生出對涅瓦河永遠無限的眷念。涅瓦河更離不開文學，有了文學，這個城市才會有詩情。涅瓦河流淌着文學的原漿，它得到了俄羅斯一代代文學巨匠的偏愛，門捷列夫、高爾基、普希金、果戈里，我彷彿可以感覺到他們叼着煙斗在河邊散步、構思情節的場景。「我站在涅瓦河上／遙望着／巨人一般的以撒大教堂／在寒霧的薄薄的幽暗中／它高聳的圓頂閃着金光。」年輕的普希金，這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在涅瓦河畔，生出無限美好的嚮往，他在詩作《我站在涅瓦河上》中想得很遠，心靈在飛，「啊，但願有飄忽的精靈，在幽暗的夜裡輕輕翱翔，那就把我快快地載去吧，去到那兒，那溫暖的南方！」

由涅瓦河，我想到了身邊的揚子江，這裡是我從小至今生活的地方，是長江的精華，揚子江滋養了這片富饒的土地，我期盼着她也能由外而內地透溢出如涅瓦河一樣的詩情，更好地滋補我們的心靈。

涅瓦河畔（攝影）　肖　飛

人生之淡

汪　蘋

人生在線

淡，形聲。從水，炎聲。本義：味淡；味道不濃，不鹹。「淡，薄味也。」（《說文》）生活中，通常指沒有意味無關緊要的曰：淡話、扯淡、平淡；素淨雅致，素淡典雅，叫「淡雅」；不熱情爲「冷淡」，記憶不眞切爲「淡漠」；不經心，不在意曰「淡然」。銷售有「淡季」、「旺季」，食物有「鹹」、「淡」，詩文恬淡而不乏味曰：「淡而不厭。」（《禮記・中庸》）顏色有深淺，有時，人們更喜歡那些「淡淡」的色彩，譬如，人們不喜歡那些濃妝艷抹的「妖艷女郎」，而喜歡樸素自然的村姑，當然，也會讚美西湖：「淡妝濃抹總相宜」。

俗話說，大智若愚，大味必淡。

想起小時候作文，老師經常告誡我們，要有文采，切不可平鋪直敘。於是，不少人追求華麗的詞句，編造聳人的聽聞，一心想標新立異，漸漸地丟掉了樸實無華的文風，假大空文章滿天飛。尤其是越來越浮躁的社會，讓不少年輕人急功好利希望登上一條成功的捷徑，拉關係、行賄受賄、論文抄襲、腐敗成風……生活中夾雜了太多的「異味」。

也許是人生有太多的奢望，也許是人們大多渴望有精彩的人生，年輕人無不追求「多彩的人生」、「華麗的轉身」。而年過花甲的人漸漸地看透了人生，不再追求那些表面的光彩，漸漸歸於平靜，於是，從追求食物的「淡味」到追求生活的「淡然」、「淡泊」。反而覺得人生到了這個境地，雖覺得「平淡」，但並非「寡淡無味」，相反倒越發覺得「豐富多彩」、「有滋有味」了。喜歡「人淡如風」，喜歡「人淡如菊」，喜歡毛澤東的「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更喜歡「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不追求名利不浮躁，身居鬧市卻能心態平靜；不羨慕人家住別墅開寶馬錦衣玉食，只但願自己青菜豆腐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親朋和諧。看書、散步、下棋、釣魚、攝影、旅遊、打太極……一切的一切都那麼「淡定」，那麼坦然。

宋・程灝《春日偶成》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雲淡風輕是借一種天氣來表達一種寧靜、閒適、恬淡的心境，與「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捲雲舒。」有異曲同工之意。人老了，更應該有這麼一份淡定。君不聞：「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老年人的朋友，更多的是一種相互的信任相互的牽掛，他們之間的友誼便少了世俗的功利，所有的恩恩怨怨變得淡薄，都淡忘了，成了生活歸於平淡後的一種寧靜和幸福。這種淡，是時間驗證的朋友味道，是生活的味道，沒有了波濤洶湧，迎來了風平浪靜，和氣、平安、健康、快樂、珍惜、信任……一切的一切，都在簡簡單單的一句平淡的問話中：「你還好吧？」

追求恬淡的生活，崇尚回歸自然的理念，這一點倒讓我想起了道教。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諧和循環」，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用心去感受周圍的事物，熱愛生活，享受生活。「持守外表單純、內心質樸、減少私心、抑制慾望」，回歸到最初純眞本性，那我們的社會就會眞正成爲人人安居樂業、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了。

糊塗茶

朱秀坤

飲食男女

腸胃不大好，愛喝粥，尤喜糊塗粥，套用鄭板橋話，「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薄暮春寒，於自家柴灶前喝兩碗黏稠潤滑的糊塗粥，喝得小肚兒皮球似的圓，一點兒不擔心消化不良，呼嚕呼嚕喝到最後，連碗邊的殘留都舔得乾乾淨淨，一抹嘴唇，再擦一擦鼻尖滲出的汗珠，滿意地嘆口氣，眞飽，眞香，眞幸福啊！

糊塗粥曾經是貧寒人家的節儉之食，粒粒圓潤的大米是不捨得做的。只有經竹篩反覆篩選過後、品相不好的不入流的碎米，用米籮淘洗，曬乾了，才會在小石磨上「沙沙沙」地磨成碎米糝子，作爲熬糊塗粥的原料。當然這農家粗食也好做，無非「咕嘟、咕嘟」燒一鍋開水，用葫蘆瓢舀些碎米糝子，輕輕地抖動，讓糝子一層層撒在鍋裡，小火慢熬就是。訣竅是另一隻手得握了銅勺不停地在鍋裡攪動，以防沉澱。就這灶台上的活兒，莊戶人家誰不會？屁大的孩子，腳踩在板櫈上，照樣氣定神閒地熬出一鍋噴香的糊塗粥。開開心心地喝得下巴、鼻頭上全是，連眉頭都能糊到，難怪叫糊塗。

但這糊塗粥是很不經餓的。也有辦法，溫水做幾隻疙瘩，下到鍋裡就是。粥熬好，疙瘩也熟了，一咬一個牙印，塡進腹中，比米飯還要實在。金黃的玉米糝子或麵粉，也可以做成糊塗粥。記得那時在部隊，星期天食堂裡總是做麵糊，漂幾片菜葉，戰友們稀溜溜喝得快活極了。而玉米糝子熬成的糊塗，如今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黃金粥，多富貴。

相比糊塗粥，同樣爲鄭板橋稱道的炒米茶，做起來更爲方便。「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薑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想想，窮途末路時，尷尬敲門，冰天雪地中，卻遇上一大碗滾燙的炒米茶，心裡的寒冰先自融化開來，伸頸喝茶品炒米，嚼薑薑，更是暖了腹，墊了飢，望一望主人和藹關切的面孔，定會有種春暖花開的感覺吧。

曾經以爲炒米就是爆米機爆出來的米花，待吃上眞正的炒米，才知謬矣，炒米並非膨化食品，差不多與大米一般的體積。乃拌了砂子，在大鐵鍋裡一鏟一鏟炒熟的大米，篩去砂子即可。並不如米花一般雪白，而是呈焦黃、棕褐色，卻別樣的香、硬、脆，嚼一口，咯吱咯吱作響，齒頰留芳，餘味悠長。還是鄭板橋說得好，「最是暖老溫貧之具」。稀溜稀溜咀嚼的，有過去生活的不易，更有簡單生活的知足與快樂。

馬年趣賞馬聯

繆士毅

文化什錦

二〇一四年爲農曆甲午年，生肖排列屬馬，又稱馬年。在我國浩瀚的聯海中，有不少嵌有「馬」字的佳聯妙對，馬年賞馬聯，別有一番情趣。

明代翰林學士解縉，一日邀友人下棋，兩人對弈幾回之後，那友人指着牆上掛着的四扇畫屏，吟出上聯：「龍不吟，虎不嘯，魚不躍，蟾不跳，笑殺落頭劉海」。此時，解縉見機拍着桌上的象棋，續了下聯：「車無輪，馬無鞍，象無牙，炮無煙，悶死寨內將軍。」可謂信手拈來，妙趣橫生。

從前，幾個秀才外出踏青賞景，偶見一片泥路上有雞犬足跡，其中一個秀才不禁吟出一上聯：「雞隨犬行，遍地梅花竹葉」，但衆秀才苦思良久，仍無言以對。此時，路旁一牧童脫口續了下聯：「羊跟馬走，連路松子核桃。」衆秀才一聽，不禁擊賞讚嘆。

明朝一才子，幼時被稱爲「神童」。一天，他與一老者下棋，老者有意戲弄他，指着牆上的一幅畫，吟出上聯：「舊畫一張，龍不吟，虎不嘯，花不聞香鳥不叫，見此小子，可笑可笑。」這神童應聲對道：「殘棋半局，車無輪，馬無鞍，炮無煙火卒無根，喝聲將軍，提防提防。」如此一對，原想打趣的老者，反被這神童說得哭笑不得，滿臉羞愧。

古時，有個自恃才華不凡的秀才，要和解縉對對子，便出一上聯：「馬過木橋蹄打鼓」。話音剛落，解縉不假思索吟出下聯：「雞啄銅盆嘴敲鑼」。解縉對得不露斧鑿之痕，堪稱妙對。

明代侍郎曹宏一日與其兄赴宴，未按官職就座。當朝宦官劉瑾發現之，即出上聯取笑：「費秀才以羊易牛」，曹宏聽罷，當即回敬一句：「趙中貴指鹿爲馬」。那宦官自討沒趣，只得悻悻離開。

清代嘉慶進士陶澍幼時聰明伶俐，但因家境寒酸，只得給東家放牛。一日，東家見他牽牛回來，便吟出上聯取笑他：「小子牽牛入戶。」陶澍毫不示弱地對了下聯：「狀元打馬還鄉。」下聯對得自然流暢，且流露胸中大志，那東家聽後暗暗稱奇，驚嘆不已。

清朝中葉，雲南建水縣天災人禍交加，民不聊生，時人請當地讀書人曾彬爲百姓說幾句話。曾彬沿途乞討，好不容易來到京都，不僅沒有結果，還被差役打了數十大板，曾彬憤怒至極，脫口吟出一聯：「刑戶吏禮工兵，大堂六部；馬牛羊雞犬豕，小畜一院。」此聯既蔑視了當時堂堂的「六部」，也傾吐了人民心聲，不失爲妙聯。

從前，有一女子自恃才學不凡，便別出心裁要對句擇偶，只要能對上她出的對題者，即爲如意郎君，聯曰：「羊毫筆寫白鸞箋，鴻雁傳書，南來北往」；某日一闖江湖的皮匠路過，當即對了下聯：「馬蹄刀切黃牛皮，豬鬃引線，東扯西拉。」上下聯對仗工整，珠聯璧合，怪不得那才女無可挑剔，便與皮匠結爲伉儷。

古時，一藥店門口貼有這樣一幅對聯：「一藥一性，豈能指鹿爲馬；百病百方，焉敢以牛易羊。」聯語語出自然，比喻貼切，既是對購藥者的忠告，也是對店主自身的提醒。

教育家陶行知曾爲他親手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的禮堂撰寫一幅對聯：「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聯語從《三字經》中摘取「馬牛羊、雞犬豕」和「稻粱菽、麥黍稷」的成句，巧嵌在聯中，構思巧妙，耐人尋味。

在一次楹聯賽中，徵得如下一聯：「司馬駙馬非馬，赤兔方爲馬；水車風車何車，金鹿才是車。」上聯中的「司馬」、「駙馬」皆爲舊時官職，雖嵌「馬」字，但實爲非馬；「赤兔」爲三國名將呂布的寶馬，名之爲「兔」而實爲「馬」。下聯中「水車」、「風車」皆爲農具，雖帶有「車」字，而並無車輛的功能，而「金鹿」牌的車輛雖名爲「鹿」，而實爲車。縱觀上下聯，構思巧妙，聯語新奇，嚴絲合縫，別出心裁。